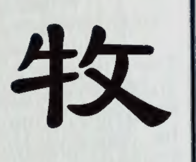


牧津

牧津卷之三十目

明決

黄昌　雋不疑

竇叅　謝夷吾

陳仲舉　孫禮

元絳　張亢佐

王安禮　張文定公方平二見

程明道五見　韓絳

强至　陳孝古

高定子　　　　曾永清
范正辭　　　　李　晃
胡霆桂　　　　林從周
胡文舉　　　　張　羽
高子業　　　　李復亨
宜彥昭　　　　觀音奴
范　櫝二見　　伍　典
楊茂清　　　　東　野
郭　桂

明山陰祁承㸁輯

黃昌

黃昌少孤微、居近學宮、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爲決曹、刺史行部、見而奇之、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奸伏、皆稱神明、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及昌到、吏民訟者七百餘人、悉爲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强

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捕無有遺脫宿奸大惡皆奔走他境遷河內太守徵拜將作大匠進補大司農

為政能使宿奸大惡奔走他境如此之嚴嚴乃為德若一新太守而理斷七百人莫不得所又其緒餘矣

雋不疑

雋不疑渤海人召拜青州刺史昭帝時齊王孫劉澤結豪傑謀反欲先殺刺史不疑先發覺收

捕伏辜、擢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平反、母喜笑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稱爲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備非常、至者莫敢發、京兆尹後到、叱從吏縛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

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云即不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帝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夫當用有經術明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於朝廷、在位者皆以爲莫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其姦詐、大將軍欲妻以女、辭、久之以病免、終於家、後趙廣漢爲京兆、常言禁姦止邪、獨行於吏民、細耳、朝廷事、何敢望不疑、薰厭服如此、

不疑不欲傷阿母心，斷獄多用平，賢哉是母，知子最真，若非慈訓嚴而殘矣。不疑叱縛男子，已明知其詐，特借蒯聵爲斷案，壓服人心，要以蒯聵事不可與戾太子同日語。

竇參

竇參初爲奉元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醉暴其妹，父救不止，悉赴井死。參當兄弟重辟，衆請俟免喪，參曰：父繇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

皆殺之、

此議甚正、

謝夷吾

謝夷吾爲荆州刺史、行部到南魯縣、遇孝章皇帝巡狩、幸當陽、上未嘗見刺史班秩、有詔勅夷吾入侍、錄見囚徒、見長吏勿廢舊儀、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其中、有亭長姦部民者、縣言和姦、上意以爲吏姦民、何得言和、觀刺史決當云何、頃夷吾呵之曰、亭長、詔書朱幘之吏

職在禁姦今日爲惡首何得言和切讓三老孝
弟免縣長吏官其所决正一縣三百餘事事與
上合章帝嘆曰使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
天下特遷鉅鹿太守臨發陛見賜車馬劒帶勑
之曰鉅鹿劇郡舊爲難治以君有撥煩之才故
特受任無毀前勞吏吾所至愛育人物有善績
第五倫嘗令班固爲文薦之後以行春乘柴車
從兩吏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體左
轉下邳令

決正三百事事事得情非才識兩合者不能、

陳仲舉

陳仲舉在樂安郡、縣民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止居其中、行復積二十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仲舉就與相見、言次問及妻子、宣有五子、皆服中所生、仲舉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瀆故也、況乃寢宿塚藏、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汚鬼神乎、遂致其

罪、

誑時惑衆、誣汚鬼神二語、眞趙宣鐵案、快哉此舉、不然後世之居隧者接踵矣、

孫禮

孫禮爲荆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决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爲驗、聽者以先老爲正、而老者不可加以夏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讐、如今所

聞、雖皐陶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必用、當參異同、禮上疏略曰、管仲霸者之佐、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爲限、而鄃以馬丹候爲驗、詐以

嗚犢河爲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令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察摘挍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爲長歎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鄃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

元絳

坐上斷之固是但疆界故須身履其地

元絳知永新縣豪子龍聿誘少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貲、折取上腴田、立券久而整母知之、訟於縣、縣索券爲證、則母手印存、弗受、絳至、母又來訴、絳視券、呼謂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母他牘印尾、而撰僞券續之耳、聿駭謝、即日歸整田、

令天下僞篆、半於官府驗視不可不審、

張堯佐

張堯佐歷憲笥二州推官吉州有道士、與商人

夜飲、商人暴死、道士懼而逝、爲邏者所獲、捕繫百餘人、轉運使命堯佐覆治、盡得其寃、遷殿中丞、知犀浦、地狹民繁、多田訟、堯佐正其疆界、條衆弊以曉之、訟遂大簡、諱以宣徽使判河陽、時吳育判西京留臺、河陽民訟有不決者、多詣育、於狀尾判曲直、堯佐即奉行之、不自爲異、而民稱平、

不自異而民稱平、則育之任真、堯佐之虛衷、可謂兩賢、

王安禮

王安禮知開封、事至立斷、前滯訟不得其情及

且按而未論、有幾萬人、安禮決未三月、三獄院

及畿輔十九邑、囚繫皆空、書揭於府前、遼使過

而見之、嘆息誇異、帝聞之、喜曰、昔秦內史廖、從

容俎豆、以奪由余之謀、今安禮能勤吏事、駭動

殊鄰、於古無愧矣、特升一階、時帝數失、皇太子、

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卜、

無慮數千萬計、衆洶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

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冢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

安禮以駿奕之才、如倚天長劍、鋒接物刓、至於改卜尺墓、乃能獨持正論、使萬衆之心安、而國體不傷、其才局大出荊公上、

張文定公

張文定公方平知蘇州崑山縣、初吳越歸國、郡邑地曠民占田無紀、歲久多侵越、訟數十年不能決、方平召問所輸租稅幾何、大約百之一二、

方平悉取其餘以賦貧民自是無訟

如此亦快然終不能使人心帖息

程明道

程明道先生顥初爲京兆府鄠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言無證佐何以決之程曰此異辯耳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年矣曰二十年遣取其錢視之謂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則遍天下此錢皆爾父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也其人遂服

令大奇之、

只以定居之年歲論、事理自明、

韓絳

韓絳爲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頃在掖庭、得幸有娠、而出生巳、府以爲妄奏、流汝州、絳言嚚之在外、將惑衆、追責窮治、蓋其母嘗執役宮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

劾在追責窮治、以絕疑根、

强至

強至爲開封府倉曹叅軍時禁中露積油幕夕火主守者法皆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工訊之工言製幕必雜他藥相因既久得濕則燔府爲上聞仁宗悟曰眞宗山陵火起油衣中其事正爾主守者遂傳輕典

大凡爲政之要不但委悉人情更須妙通物理積油萬石則火生強至已知此意故臨事了了

陳奉古

陳奉古通判貝州有卒執盜者其母欲前取盜卒拒不與仆之地明日死以卒屬吏論棄市奉古議曰主盜有亡失法令人取之法當得捍捍而死乃以鬬論是守者不得主盜也殺一不辜而剽奪生事法非是因以聞報主杖卒人稱服之

古之議罪者先正名分次原情理彼欲前取者被執之盜也母雖親不得輒取也此拒不與者執盜之主也主雖弱不得輒與

也。前取之情在於奪。不與之情在於捍。奪而捍焉。其狀似鬭。而實非鬭。若以鬭論。是不正名分。不原情理也。奉古謂法非是。不曰法當得捍乎。柰何歸咎於法。蓋用法謬耳。

高定子

高定子知夾江縣。時鄰邑有爭田者。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察知僞爲質劑。其人不服。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嘉

定元年正月文書耶、兩造遂決。

長民者不可不留心典故

曾永清

曾永清守成都事、決訟如流、門外架屋數椽、鍋竈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即決、飯未嘗再炊、有曾不解擔之謠、適臬長案牘中、有以姦訟者、一曰和、一曰強、兩持不能決、屬永清以試其決、曾令隸有力者一人去婦衣、諸衣皆去、獨裏衣婦以死自持、隸無如之何、永清曰、供作和姦訟

遂決蓋婦苟守貞衣且不能去況可犯耶

然亦不可以此槩天下直須徐詰其當日之情境乃得

范正辭

范正辭歷官以治績聞會有言饒州多滯訟選正辭知州事至則宿繫皆決遣之胥吏坐淹獄停職者六十三人會召令料州兵送京師有王興者懷土憚行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詣登聞上訴太宗召見正辭廷辯其事正辭曰

東南諸郡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輿敢扇搖苟失

控馭則臣無待罪之地矣上壯其敢斷特遷膳

部員外郎充江南轉運副使賜錢五十萬饒州

民甘紹者積財鉅萬爲群盜所掠州捕繫十四

人獄具當死正辭按部至引之囚皆泣下察其

非實命移訊而民有告羣盜所在者正辭潛遣

監軍王愿掩捕之愿未至盜遁去正辭即單騎

出郭二十里追及之以鞭擊賊中雙目執之賊

自刃不死餘賊渡江散走得所劫財載賊歸按

其姦狀伏法、而前十四人皆更云、
斬懷土悍行之卒、消一方禍亂之萌、此其
臨事敢決、更勝於州無滯訟、欲令紀法常
肅、不可無此能吏、

李晃

李晃調崇安簿、縣民謝叟無子、養他姓兒以致
富、後婢生一兒、垂死、戒曰、吾故貧、皆汝兄佐吾
致富、分財當優之、後婢兒稍長、請官乞還兄姓、
令欲判可、晃詰婢兒、不服、更訴於州、蔡襄爲運

使聞趙崇安覽迎曰法順人情今與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致豐裕欲繼奪而害之殆非所以厚人情也襄曰非主簿吾幾誤任法矣即具奏請朝廷是之著爲令

律重本生養子雖同父起家厚薄尚當有別然此斷須以父命當遵爲主不在衆幸致豐裕也

胡霆桂

胡霆桂開慶間爲鉛山主簿時私酤之禁甚嚴

有婦訴其姑私釀者，霆桂詰之曰，汝與姑和乎，曰和，曰旣和，則能代汝姑受責矣，以私酤律笞之，政化遂行，

代姑之笞雖得體，終不若陳亭長酒食勸勉之言爲更善也，

林從周

林從周充開封府推官，民有殺其兄二子，以窺其財者，長被創卽死，其幼走以免，事發獄成，以母年八十，法當留侍，從周議使無狀子居母側

以姿其幼孤必無全理且孤孫雖穉亦能爲祖母養留之惡奸不可讀奏未畢章獻太后遽領之曰人情當如此命配海外

此議情理皆當

胡文舉

胡文舉寶祐中調贛縣尉未至有訴殺人而失其屍且不見殺者文舉至方下其事一日池有屍無首莫能辨文舉詢死者之母知臂有涅虎視屍果然又廉得其妻嘗與男子姦別鞫其妻

疑男子事泄言實與男子姦故共殺夫而埋其首掘得首加屍如生咸以爲神

妙在與男子別鞫

張羽

張羽出守廣平條教淸肅吏卒畏懾莫敢仰視雖隆寒盛暑漏下五鼓必起視事夜分乃寢問民疾苦力舉行之建閘通水闢田千畝以資困農置木牌令得自白以達民情順德有因母與僧通子已壯不改惡其子之言也乃入井死曾

當決子、羽曰、母無行負夫、夫與僧私通、頗可殺子絕夫嗣乎、因遂得釋、鉅鹿有告婦、奏一要官、恭殺其夫、吏受委、咸憚莫能決、羽按而實諸法、要官懼、厚賄朱寧、誣奏下羽獄、吏民爭斂錢賂寧、爲羽求解、羽曰、吾寧失官不敢失志、若等愛吾、幸無枉吾志也、大理直其誣、乃還郡、自後民益相信、斷獄大省、

母以忿愧死、非關子也、留子所以嗣父、亦以嗣母、此議未爲非是、

高子業

高子業初任代州守有諸生江榫與隣人爭宅址將鬩陰办族人江孜等匿二尸圖誣隣人隣人知不敢鬩全畀以宅榫埋尸室中數年榫兄千戶榫枉殺其妻榫嗾妻家訟榫并誣榫殺孜事榫拷死無後與弟槃重襲榫職訟上監司臺付子業再鞫業問榫以孜等尸所在榫對曰榫殺孜埋尸其室不知所在曰榫何事殺孜榫愕然對曰爲榫爭宅址曰爾與同宅居乎對曰異

居曰爲爾爭宅址殺人埋尸兄室有斯理乎問吏曰搜尸樺室否對曰未也乃命搜樺室掘地得二尸于樺居所乃趾宛然樺伏罪州人曰十年冤獄一旦得雪州豪吳世傑誣族人吳世江世澤姦盜拷掠死二十餘命世江更數冬不死于業覆獄牘問曰盜贓布裙一穀數斛世江有田若盧富而行劫何也世傑曰賊餌色即呼姦婦問之曰盜姦若何對曰姦也何時曰夜曰夜姦何故識賊名對曰世傑教我賊名世傑遂伏

誣殺人罪、祁縣千長趙遠捕盜起家萬金嘗縛村民野寺、誣爲盜得貲遠僕吏汚民妻慮偕發覺、致民縣獄、列狀上官、遠曰民不死、禍且及乃設譎紿縣官、縣官恐聽遠入獄、磔民屍、擲屍獄外、上官正治遠僕罪、薄罰遠、子業曰安有屬殺人而長若主不與者乎、卒正遠罪、

三事不難斷、難在斷久獄、無瞻前顧後之念耳、若謂家屬殺人、而長若主未有不與特爲趙遠之稔惡而發則可、此外不可以

一律論也

李復亨

李復亨年八十、登進士第、調臨晉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同邑人槖中盛佩刀、謂之曰、刀蝕馬血、火煅之則刃青、其人欵伏、果有仇、以提刑薦遷南和令、盜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遍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伏、

此亦格物之效、

宣彦昭

宣彦昭、仕元爲溫州路平陽州判官、儒生有數百畝之園、爲勢家所侵、雖屢訴有司、輒以厚賄屬吏、連年不決、彦昭立斷還之、儒生函金爲謝彦昭叱去曰、顧法當爾、吾豈私汝者耶、天大雨、民與軍爭簦、民曰、我物而軍取之、軍曰、我物而民取之、絕無印証、彦昭裂而爲二、並驅出使卒躡其後、軍忿詈不已、民曰、汝自失簦、于我何損

隷卒以聞、彦昭杖民、令買螢償軍、其在溫州、曾大俠起東海、來攻府城、戍將問計、彦昭曰、此烏合之衆、帥精銳大開城門、擣退之、戍將氣驕頗易之、寇乘隙入城、戍將被擒、而彦昭亦受縛、彦昭瞋目罵曰、天子何負於汝、乃構亂耶、寇怒欲兵之、民翼蔽其背、泣曰、寧殺我、毋殺我判官、寇義之而止、

遇事頗見才力、臨難亦不乏氣節、

觀音奴

觀音奴歷知歸德府，廉明剛斷，發擿如神，民有冤抑者，雖數十年事，皆千里奔走來訴，觀音奴立爲剖決，數日悉清。彰德富商任甲抵睢陽，驢斃，令郄乙剖之，任以怒歐郄，經宿而死，郄有妻王氏，妾孫氏，孫訴于官，官吏納任賄，謂郄非傷死，反抵孫罪，置之獄，王來訴冤，觀音奴立破械出孫于獄，呼府胥語之曰，吾爲文具香幣，若爲吾以郄事禱諸城隍神，令神顯於吾，有睢陽小吏，亦預郄事，畏觀音奴嚴明，且懼神顯其事，乃

以任所賂鈔陳首曰郤實傷死任賂上下匿其實吾亦得賂敢以首於是罪任商而釋孫妾寧陵豪民楊甲夙嗜王一田三頃不能得值王以饑攜其妻就食淮南而王得疾死其妻還則田爲楊據矣王妻訴之官楊行賄僞作文憑曰王在時已售我觀音奴令質之神楊懼神之靈先期以羊酒浼巫囑神勿泄其事及王與楊詣祠質之果無所顯明觀音奴疑之召巫詰問巫吐其實曰楊以羊酒浼我囑神曰我實據王田幸

神勿泄也、覡青奴因訊得其實、坐楊罪、歸其田

王氏、責神而撤其祠、

柰何不明聽之人、而幽質之神乎、

范檟

范檟爲淮安守、時民家子徐栢、及婚而失之、父訴府、檟曰、臨婚當不遠遊、是爲人殺耶、父曰、兒有力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夕秉燭坐、有濡衣者臂繫甓、僂而趨、黙詰曰、噫、是栢魂也、而繫甓水死耳、明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吾欲

暫遊對曰某寺遂與以往指池曰我尚屍在是網之不得將還忽泡起如沸復於下獲焉召其父視之柏也然莫知誰殺櫝念柏有力殺柏者當勍一日忽下令曰令亂初已吾欲簡徤者爲快手選竟視一人反襆脫而觀之血漬焉呵曰汝何殺人曰前陣上流耳解其裏血漬霑纊櫝曰倭在夏秋豈須襆殺徐伯者汝也遂具服云以某童子故執童子至曰初意汝戲言也果殺之乎一時稱爲神識少嘗讀書道觀數怪見同

學者死焉、公翫習無懼色、其膽决蓋天性也、

臨疑事、便當直前勘定、毎十得八九

伍典

伍典爲栁州太守、州民鍾鈕其叔自他所貽書

鈕、携囊金市產、鈕墮其計、至中途、叔與夥賊撲

殺鈕、携其囊金去、不可蹤跡、妻訟之官、監司以

屬典、典檄至、典得鈕妻上叔所貽書、方思爲之計、

神忽見夢、典因策夢中語、謂事當起於僧人、因

於府治白石山結僧堂一區、令遠方僧至者、率

舍其中、各寫經凡幾、已而得一僧所寫經字、與鍾妻所上書適類、又因詰其視娶歲月、正與敘鈕時合、乃令鍾妻遣僕覘之、衆僧中果一人如鈕叔、指以示典、即頃所詰問僧也、杖之吐實遂伏辜、

如此用心、不患鈕寃無抵、然爲一事而特以造屋齋僧亦太費力矣、

楊茂清

楊茂清陞直隸貴池知縣、池濱大江、使傳往來

如織、民好囂訟、茂清因俗爲治、且遇事明決、時涇縣有王贇者、逋青陽富室周鑑金、而欲陷之、預搆一丐婦畜之、鑑至索金、輒殺婦誣鑑、訊者以鑑富爲嫌、莫敢爲白、御史以事下郡、郡檄清往按、閱其獄詞曰、知見何不指里鄰、而以五十里外麻客乎、贇旣被毆暈地、又何能辨麻客姓名、引爲之證乎、又云、其妻伏贇背護贇、又何能毆及胷脇死乎、已乃訊証人、稍稍吐實、詰旦至屍所、益審居民、則贇門有溝、溝布朽椽爲橋、陽

出婦與鎰爭墮橋而死贇乃語塞而鎰得免石埭楊翁生二子長子之子標次子死而婦與僕姦翁逐之僕復潛至其家翁不直斥爲姦而比盜撲殺之時標往青陽爲親故壽僕家誚標實殺之而翁則訴已當復辜當道不聽竟以坐標翁屢以訴淸容偵其事得之而當道亦以標富憚於平反淸承檄則逮青陽與標酒者十餘人偪而訊之如出一口乃坐翁收贖而貸標後三年道經其家盡室男女羅拜于道且攜一小兒

告曰，此標出禁所生也，非公則楊氏斬矣，又責池王武業皮爲生，嘗與劉廷璋爲伴，一日廷璋懷假銀及首飾數事，約武渡江貨皮，武方缺食，見廷璋至而喜，其夕醉以烈酒，飫而取其貨，與其妻舁而沉之江，其情頗賤，清察得之，妻當從坐，清乃釋妻而坐武，曰，吾憐其二子方襁褓耳，銅陵胡弘緒，韓太守試冠諸生，有一家奴，挈妻子而逃，弘緒訴媒氏匿之，蹤跡所在，相與執縛之，其奴先是病甚，比送獄，當夕身死，其家亟陳

於官而客戸江西人其同籍也紛至爲護御史按部訴之輒以下淸淸覆訊之曰所謂鎖縛者實以送縣非私家也况奴先有病乎送原胡生會科試且迫夙夜以獄牒上胡生遂不得辠是年登賢書其辯寃釋滞多類此

此君一腔眞懇大較養生機不用殺機揚翁盡室男女羅拜携一見以告此段情景當令苛刻者矍然與好生之念

東野

東野爲陳留知縣。陳留去藩服近，民多健訟，訟輒赴臺省，不干縣吏。縣吏顧無可柰何。野至，爲聽其大者劇者，而於細事以義退之，無所留滯。於是人皆仰戴，而大且劇者不復赴臺省，一切細故，輒相解釋，無敢以煩瀆令。河溢於縣北，害耕稼。野乃謀諸治河者，築堤拒河，河之舊汚，於是爲桑麻之地者百里。流亡之民，皆復來歸，仍加意賑貸，各有生業，戶口增以千計。邏卒趙獻者有仇，夜入刺獻死，匿去，弗可得。衆以爲弗得

也，乃覓得之。縣故多盜，於是盡散去爲農，無復敢犯法。

聽斷既持大體，則健訟之風自息。

郭桂

郭桂知安丘縣，安丘民王愷者，富而橫，令至，唆之以利，既乃鉗制不得動，令心內忿然，無可奈何。至是愷使人逆桂，以利啖之，拒不可，怒斥之去。至縣，而愷自來謁，乃發其事，鞫笞之。愷懼，謀陰中以禍，以罪擒殺之。有訟其子盜金者，且罵

母桂、知其後母也、而謂翁曰、亟歸發媼衣笥中、可得金、果得之、於是翁大感悟、知其媼爲之、乃復愛其子、常趨郡、縣中因乘隙反獄、走匿不可得、攝縣者懼、追告之途、曰、當在某地古墳坎窨中、果然、其他政事明斷、多類此、

鞭橫民、悟惑父、皆快心事、

牧津卷之三十 終

[illegible][illegible]卷之三十一目

得情

种師道　程明道 六見

錢惟清　唐踣

晉有關 二見　尹洙

陶節夫　蘇渙

杜杲　王罕 二見

汪待舉　陳春

干文傳　歐陽曄

張希崇　楊龍

梅應魁　陳祥

謝麟　　孔鏞四見

附理幽

孟嘗二見　　王他

何敞、　　鮮于冀

甄法崇　　崔公度

牧津卷之三十一　得情

明山陰祁承㸁輯

黃霸

黃霸守潁川郡、其先有富家兄弟同居、婦皆懷妊、長婦胎傷匿之、弟婦生男、長婦盜取以爲巳子、論爭三年不能決、訴于黃霸、霸使人抱兒于庭、兩婦去各十步、叱令競取之、長婦抱持甚急、弟婦恐致傷害、因而放與、而情甚悽愴、霸乃叱長婦曰、汝貪家財、欲得此子、寧慮其所傷乎、此

此翁大有妙用

事審矣、婦乃伏罪、

從情意中體認得來、

何武

漢沛郡有富翁、家貲二十餘萬、子年纔三歲、失其母、有女適人、甚不賢、翁病困、爲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又不與劍、兒詣郡陳訴、太守何武錄女及壻省其手書、顧謂掾史曰、此人因女性強梁、壻復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

此翁作用亦奇

與女實寄之耳、夫劍者所以決斷、限年[illegible]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又度此女必復不還、[illegible]劍當聞州縣、得見申展、其思慮深遠如是哉、[illegible]奪取財與兒、曰、敝女惡婿、溫飽十年、亦已幸矣、論者大服、

非武亦不能爲此翁作註解、

薛宣

臨淮有一人持疋縑到市、遇雨披戴、後一人求共庇、雨霽當別、因共爭鬪、各云我縑、詣府自言、

太守薛宣令騎吏斷縑、人各與半、使人聽之、後人曰、君思前撮之而縑主稱寃、宣因詰責具服、悉畀本主、

范邵之斷縑、蓋祖此意、

范邵

范邵爲浚儀令、二人挾絹于市、互爭、邵令斷之、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慍之色、於是擒之服罪、

意亦似巧、然一絹而中斷、則難乎爲已物

者矣、

傅琰

傅琰爲山陰令、有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又有賣針賣糖二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掛團絲于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傅季琰家傳有治縣譜、其理吾邑者、故當多善政、而史傳乃撮此一二事爲佳話、何耶、

顧憲之

顧憲之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己牛、二家辭理等、前後令莫能辨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爲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徑還本主宅、盜者始伏其辜、

能識物情故能辨民情

司馬岐

司馬岐爲陳留相、時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屬縣請豫治牢具、岐曰、

今因有數十、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也、豈當復久處囹圄耶、及囚至、詰之皆、莫敢隱詐、一朝决竟、

訊初獄與久獄異、初獄之得情在誠心、久獄之得情在虛心、此法不可不知、

崔碣

崔碣爲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淮、值龐勛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存亡、乾夫悅其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驚曰、乃

夫殆不還矣、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爲富人、及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訴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失明、禍至、可久陳寃、禍得其情、即救吏掩乾夫并前獄吏、悉發賕姦、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潦獄決而霽、

大賈之家、人所共識、一旦爲乾夫所詭得、亦人所共憤、如此明白易曉之事、而一訴

再訴竟拖沉冤兒天下有疑似難剖更[illegible]
於此者乎安得有崔公之獄決而霽邪

李惠

李惠爲雍州刺史長於思察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鬭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紀綱斷之並辭惠乃使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屬吏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伏其深察又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

之物、惠遣爭者出、顧州紀綱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羣下咸無荅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負薪者乃伏罪、

此與鞭絲剖雞、同用小智、雖事近於戲、然其意可推也、

李汧公

李汧公勉鎮鳳翔、有屬邑耕夫、得褒蹄金一瓮、送於縣宰、慮公藏之守不嚴、置于私室、信宿

之、皆土塊耳、迨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有變更、莫不駭異、以聞于府、宰不能自明、遂以易金誣服、雖詞款具存、莫窮隱用之所、以案上聞、汧公覽之盛怒、俄有筵燕、語及斯事、咸共驚異、時袁滋在幕中、俛首無所荅、汧公詰之、袁曰、某疑此事有枉耳、汧公曰、當有所見、非判官莫探情僞、袁曰、諾、俾移獄府中、閱甕閒、得二百五十餘塊、遂于列肆索金鎔瀉、與塊相等、既成、始稱其半、已及三百斤、詢其負擔人力、乃二農夫、

以竹擔舁至縣、計其金數、非二人竹擔可舉、明其在路時金已化為土矣、於是羣情大豁、牢獲清雪、

袁滋此舉、亦見聰明過人、但縣官當日收金于私室、何以不對衆一驗視之、此等處非坦衷御物、直捐形跡毀譽者不能、余故不重袁公之察、而重袁公之誠、

馮儀

馮儀爲豐城令、有田父詣令求決事、淩晨飯厥

稍覺饑，至食肆求麨，久不與，乃去，肆家堅索愆金不與，乃訟於縣，儀飲以茶而酒桐油其中，因父盡吐所食，惟蕨耳，肆家乃伏罪，

田父事雖得明，然委頓甚矣

張詠

張詠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割家財不平，詠捷而遣之，後半載，詠因行香，過其所居，召章家人并彥家人，對立，謂彥曰，汝弟訟汝，言汝治家掌財久，伊幼小不知多少，汝分之不等，果均平乎

不平乎、彥曰、均、問章、章曰、不均、詠謂彥曰、終不能滅章之口、兄之族入于弟室、弟之族入于兄家、更不得入室、即時對換、人服詠明斷、杭先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壻主其貲、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財爲訟、壻持其書詣府、請如約、詠閱之、以酒酹地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幼、故以此屬汝、向以七與子、必死於汝手矣、乃命七與子、三與壻、皆泣謝而去、

兄弟更室，與張齊賢斷戚畹之事，如一轍。
乖崖無事不有機權，但如此斷法，倘有經
營貲產，寄頓于外方，安得相均。○子與塔
三七之斷，其意共類，何武兩翁以神告而
兩公以神剖，卽揆之情理，亦無絲毫遺憾，

韓億

韓億知洋州，大校李甲，以財豪于鄉里，兄死，誣
其兄子爲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爲己子，
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貲，嫂姪訴于州，積十

餘年、竟未有白其寃者。億至、又出訴。億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爲驗。一日盡召其黨至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服罪、子母復歸如初。

凡聽斷必須徧覽前後案牘、則自無遁情。

向敏中

向敏中判西京時、有僧暮過村舍求宿、主人不許、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是夜有盜入其家、携一婦人幷囊衣、踰牆出。僧不寐、適見之。僧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强求宿、明日必以此事疑我、

執詣縣矣因亡去夜走荒草中忽墜眢井而踰
牆婦人已為人所殺尸在井中血污僧衣主人
蹤跡捕獲送官不堪掠治遂自誣云與婦人姦
誘以俱亡恐敗露因殺之投尸井中不覺失腳
亦墜於井贓與刀在井傍不知何人持去獄成
皆以為然敏中獨以贓不獲疑之詰問數四
附此語可合共[illegible]
僧但云前生負此人命無可言者固問之乃以
實對於是密遣吏訪其賊食於村店有嫗聞其
自府中來不知其吏問曰僧某獄如何吏紿之
此吏有智

曰、昨日已笞死於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府已誤决此獄、雖獲賊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害、彼婦人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問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往捕、并獲其賊、僧始得釋、

獲殺人賊、雖由此吏智術所致然惟得鞫中一疑便爲此僧生機、

矜師道

矜師道以雍州推官、權同谷縣、縣有猾吏訟田、

彌二年不决、師道閱其牘、窮日力不可竟、然所訟止於母及兄而已、引吏前詰之曰、母兄法當訟也耶、汝再期棲鄉里足矣、吏服罪、闔境雖鄰畫其像祠之、

一語喚起良心、不但折獄曉人自當如是、

程明道

程明道顥、知澤州晉城縣、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起、有老父在門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

辨之、老父曰、業醫遠出治疾、娶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程問曰、歲久矣、爾何說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書于藥法冊後、因懷中取冊以進、某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程問張氏、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爾父在年幾何、曰、七十六、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四十、人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駭服罪、

明道已知其僞、特借一翁字折服之耳、若

其爲詐、卽詣門就居之時、已了然可辨矣、

錢惟濟

錢惟濟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强奪之不能得、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面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匕筯、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乃服、

亦有細心

唐臨

唐臨爲冠氏令、縣界有種瓜者、一婦人因過瓜圃、摘一瓜與其子、瓜主執之、自執三十枚、以誣其婦、臨問曰、婦人盜瓜時、執何筐篋、瓜主曰、無、即令瓜主抱子、并使盡拾其瓜、不及十餘枚、已不能堪矣、遂伏誣告罪、

妙在使瓜主拾瓜、

魯有開

魯有開知韋城縣、曹濮有劇賊入境、聞有開爲政、相戒曰、魯公去乃可來、因遯去、知確山縣、獨

破一大姓能撼邑事者。縣遂無事、與獄[illegible]一
田數千頃、飛蝗不入境、富弼守蔡、薦有開有古
術吏風、守金州、有蠱毒獄、坐死幾十人、有開曰、
欲毒人衷謀之可矣、安得若是衆者、訊之果誣、
時方旱、獄解而雨、

殺機斷不令衆鬨、有開之斷無難、但其平
日作用足使劇賊自遁、吏才何可少哉、

尹洙

尹洙知河南府伊陽縣尹、有女幼孤、而冒賀氏

生、鄰人證其非是而籍之、後鄰人死、女訴復請所籍產、久不能決、洙問若年幾何、曰、三十二、乃按咸平籍、二年賀死、而妻劉爲戶、詰之曰、若五年始生、安得賀姓耶、女遂服、

按籍以斷、能折其心、

陶節夫

陶節夫廣州錄事參軍、楊元寇暴、捕繫獄、不承累年、節夫詰以數語、即吐服、將適市、於諸囚誡曰、陶公長者、雖死無憾、

此之謂民自以不寃、

一蘇渙

蘇渙知衡州、時耒陽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其盜、渙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爲功、尚可呼他人、此必爲姦、訊之而服、他日果得眞盜、

得情之照

杜杲

杜杲知六安縣、民有嬖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杲書其牘云、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爲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季衍覽之、擊節曰、此令九州三十三縣之最、

後一轉更恰情理

王罕

王罕知潭州、爲政務適人情、不加威罰、有狂[illegible]

數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罵、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稍可曉、乃本爲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婦而據家貲、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爲治妾而反其貲、婦尋愈、郡人傳爲神明、

此所謂心誠求之者也、

汪待舉

汪待舉、紹興中知處州、稱寬厚、曲盡下情、民有爭訟、呼之使前、面究曲直、不以屬吏、故庭無

留事鞭扑罕用百姓以詩頌之曰官舍却如僧舍靜吏人渾似野人閒時部民嘗有以酒飯客者客醉且臥空舍中主人慮其去又從而鑰之客夜酒渴索漿不可得則取花瓶水飲之次旦啓鑰客已死矣其家訟於官待舉究其一時舍中所有物惟瓶浸旱蓮而已試以飲極刑因果死訟乃白其明察如此

試水剖訟事固應然獨難爲此因耳○留客臥空舍而且鑰之決無毒客之理但舍

中無一人則中夜起飲瓶水誰復知之注

公之斷可謂苦心

陳春

陳春爲嘉興路推官有能聲民販私鹽事覺牽連千餘人獄久不決春往治之即得其情釋被誣者數百人闔郡稱爲神明先是久不雨至是大雨鄉人稱爲陳公雨

大凡治獄一得情則自無株連之累

干文傳

于文傳遷烏程縣尹、有富民張某之妻王、無子、張納一妾於外、生子未晬、王誘妾以兒來、尋逐妾殺兒焚之、文傳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王厚賂妾之父母、買鄰家兒爲妾所生、兒初不死、文傳令妾抱兒乳之、兒啼不受乳、妾之父母吐實乃呼鄰婦至、兒見之躍入其懷、乳之即飲、王遂伏辜、

以就乳辨兒、最爲親切、

歐陽曄

歐陽曄知端州有桂陽監民爭舟毆死獄久不決曄出囚飲食之皆還於獄獨留一人留者色動曄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曄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獨汝左手今死者傷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乃服罪

辯獄當如是矣與錢惟濟之斷法相類

張希崇

張希崇守邠州日有民與郭氏為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

死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助而訟之前後數政不能理遂成疑獄希崇覽其訴狀斷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雖假稱義子辜二十年撫養之恩儼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大爲傷害名教安敢理訴田園其生涯并付親子所訟人與朋黨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服其明斷

此斷從戾不受訓上起見情理應爾

楊龍

楊龍爲越錄事參軍、其守治盜嚴、凡保內捕賊不獲、則被盜物、責保長償之、有一人家被盜、持杖追擊仆地、執送保長、保長苦之、乃即械繫解官、間盜死、郡因治保長制死、獄具、後龍閱狀云、左肋下至命一痕、長二分、中有白路、必背後追擊、是其死非因保長制縛也、獄吏爭案已成、龍不聽、即追詰原捕賊者、果得其情、索致杖首有裂璺、證益明、乃引法止坐保長杖罪、免死、

捕盜盜死、法亦不應坐保長辟、

梅應魁

梅應魁、洪武間爲鄞推官、惟務寬恤、不事苛刻、聽決獄訟、善探情偽、時鄞邑民邵觀奴妻陸氏、潛之毋家、其毋辛氏匿之、反誣壻殺之、訴於邑、觀奴逮捕不勝拷掠、遂自誣伏、然無跡可徵、久不能決、上于府、移應魁鞫之、乃併繫辛氏於獄、未得其情、一日辛之少女來餽、命收于僻處、給之曰、姊何不出、令汝來餽、引而至是、其人爲誰、懼乃漏言曰、姊在其處、令其同來探毋消息、於

是具得其實亟捕陸氏明日出示辛竟伏罪人服其明

給妹獲姊甚當

陳祥

陳祥出為惠州知府斷獄如流民有告理齋糧數合計刻白事時有陳半升之謠郡民有二女嫁為比鄰者姊素不孕一日妹產子而姊之妾適同時產女乃棄其女而號於衆曰妾產子也遂亡燒妹傍舍瞰妹夫婦赴火所乃竊抱其男

歸爲巳子、妹覺往索之、弗予、因訟于府、無他證不能辨、祥佯言曰、必殺此兒、事即了耳、乃置甕注水堂下、引二婦出、取兒、密諭一卒謹視之、而告其婦曰、隱情無證、斷案何憑、禍本不除、爭端曷已、吾爲汝溺此兒、以解汝紛、乃佯怒叱卒詐爲投兒狀、而復令左右追逐二婦使出、其妹失聲爭救不可得、則顚號仆堂下、而姊妾竟去不復顧、祥笑曰、事白矣、即以兒付妹、妾扶之、曰、果汝子也、安能聽人殺而不救乎、姊妾不敢言、一

群以爲神

用黃次公抱兒于庭之法、而多置證一叢

悚迫使露眞情、

謝麟

謝麟移虔州會昌令、民有酒酣、夜與仇鬬、旣而爲所親殺之、其家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親利其財、訊鞫輒服、邑人皆稱神明、

所親乘機之殺、此處剖辨甚難、

孔鏞

孔鏞知高州、有富人子與婦姦謀、使傭市布、而潛殺之中途、事發、莫可詰、鏞禱於神、恍然若有語云、但聽父言、因密遣人偵之、則富人方詬其子惰農、謂傭在猶可藉其力、乃又了在汝手、遂逮至鞫之、具伏、

孔公忠信可行蠻貊、何況斷獄、

附理幽

孟嘗

孟嘗爲戶曹吏、上虞有寡婦、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遂結竟其罪、嘗知其枉、備言于太守、太守不爲非、嘗哀立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寃死、自是郡中連旱三年、大守因嘗到官、問其故、嘗請府具陳寡婦寃誣、嘗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

一小吏必欲白孝婦之寃、古人仁心爲質如此、

王忳

王忳爲郿令、到官至斄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留也、忳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卽入亭止宿、夜聞女子稱寃之聲、忳叱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忳便投衣與之、女子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賊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取貨

財，忚問亭長姓名，女云，即今門下游徼者也，忚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忚曰，當爲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詔遊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遣吏送其喪歸鄉里，遂清安，

十餘口沉冤，斷無不靈，　自當鬼神使之，

何敞

何敞爲交州刺史、行部蒼梧高安縣、宿鵠奔亭夜未半、有女子從樓下出曰、妾姓蘇、名娥、字始珠、廣信修里人、夫施氏死、有繒帛百二十疋、婢名致富、欲之傍縣賣繒、從同縣男子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併繒、令致富執轡、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戈持妾臂曰、少年愛有色、冀可樂也、妾不從、壽持刀刺脅下、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壽掘樓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

用物去、殺牛燒車、車釭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故自歸於使官、敞曰、今欲發汝屍、以何爲驗、女曰、妾上下着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願以骸骨歸死夫、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捉、拷問具服、下廣信驗問、與娥語合、壽兄弟父母、發捕繫獄、敞表壽殺人惡首、隱密數年、王法所不免、令鬼神訴者、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誅、

伯有之厲、原非[illegible][illegible]之事、

解于冀

鮮于冀爲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用工二百萬、黃秉劉適言四百萬、冀乃鬼見白日導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爲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言高貴不尚節、隴畝之夫、而婿世求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臣不勝鬼言、付高上之、便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見、秉等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差代、以旌幽中之頌、

今之冬割匿者、安得鮮于冀之幽討乎

甄法崇

甄法崇爲江陵令、於時江安令繆士通卒官、至其末年、法崇在廳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縣人宋稚、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口授爲辭、因遜席下謝、而法崇爲問、宋家從須輸送、太守王華聞而歎美之、

此公死猶索負、

崔公度

崔公度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晚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止近岸、公疑之、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于舟尾得皁絲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顧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舟主殺僱舟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伏於法、

舟人取財、未必肯棄舟、物或憑焉、以往契為左證耳、